



你留在光裡，我留在人間

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蕭卓倫醫師

楔子 | 月樹之影

在遙遠的月光森林中，住著一對孿生姊妹——銀與藍。傳說，每對在森林邊誕生的雙生子，皆受月神眷顧，命運由神樹所定。出生當夜，村中的占卜女祭司走進她們小屋，凝視嬰兒額上的月印，輕聲說：「藍命途平凡，一生艱辛；銀則是生來無憂，永遠快樂。」從此，人人對銀笑顏以對，對藍則僅報以淡漠。藍在黑暗中長大，銀在陽光中綻放。

十三歲那年，王國的使者踏進森林，為王長子尋新娘。篤信預言的家人與村民們認為銀是命定之人，必將登上雲上王宮，成未來的月后。於是他們為銀舉辦盛宴，鋪雲絲衣裳、教她神語與宮廷舞。藍只能在遠處望著，像影子一樣默默守著姐姐。

某個夜裡，銀在森林中失足，跌入月神池。沒人知她怎麼跌落，等找到時，只剩水面幽藍漣漪。人們悲痛，但很快轉向藍——雖命格不及銀，她卻仍有血脈，她成為了代嫁的新娘。

然而，銀的靈魂未曾遠離。藍常看見她，在月神池旁跳舞唱歌，像往日般開懷。除了藍，無人能見。銀無恨，無怨，只是永遠快樂地停在十三歲那年。

此後，藍被帶進王宮，學禮儀、侍奉王族，被各種冷眼與嘲諷包圍。政治婚姻下，王長子對她溫和卻疏離，對後宮諸女也毫不避嫌。藍只能在夜裡偷偷哭泣，她不敢怨，只能學著適應、學著遺忘，偶爾她會想起那個永遠在笑的銀……

一直到生下王子，她的地位才稍稍穩固。她把所有心力獻給孩子，守護著他與後宮爭鬥。多年過去，王子即位，藍總算成為了至高無上的皇太后了，只是此刻她早已年華老去。某天，不顧兒孫們的慰留，藍毅然決定卸下身分，返回從小生長的月光森林。

破舊的屋舍仍在，銀的聲影依舊在月神池旁。當藍走到神池前，銀坐在月樹上，髮間棲著銀羽鳥，唱著兒時的歌謠。她仍是那無憂的少女，未曾長大，也未曾改變。

想起當時女祭司的預言，藍笑了，眼角泛淚。

月光落下，姊妹的影子交疊在池邊，像從未分離過…

一 | 他倒下了

我們三十歲那年，Y倒下了。

我和Y是醫學院大學同學，一起在圖書館抱著解剖共筆備考，一起在陽光下的網球場揮汗，也曾在畢業旅行時併肩騎著機車。他總是笑得特別爽朗，像什麼都不會打敗他一樣。他沒有和大多數醫學生一樣走既定的升學路，跑去副修了哲學、歷史，兜兜轉轉最後才畢業。畢業後，我們各自在不同的醫院實習、值班，久久見一次面談笑風生著大學的趣事，偶爾在社群媒體上看到彼此的生活，有一搭沒一搭地留句訊息。

就這樣幾年過去了，就在某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下午，我在工作空檔滑開手機，看見群組裡跳出一則訊息，來自班上那位神經內科的好友：「Y他昏迷了，腦炎，現在人在加護病房！」我的手指停在那行字上，久久無法移動。那個打過棒球系隊，那個熱愛健身的他，就這樣倒下了。一場突如其來的發燒，接著昏迷、癲癇，做了無數檢查仍沒有明確病因。他臥病數月，偶爾醒來時，也是神智模糊，記憶斷層。

二 | 我還走在路上

幾周後，Y的狀況稍微穩定，在幾個神經科同學的大力援助下，終於Y從加護病房轉入了普通病房。但我實在太忙了——值班、會診、報告、行政文書，整天像是在跑一場沒有終點的馬拉松。直到某個午後，我總算在兩台血管手術之間找到一點空檔，匆匆趕往加護病房探望他。

病房門推開的瞬間，我差點認不出來病床上的Y，無神的雙眼、剃光的頭髮，完全不是我印象中那個意氣風發的少年。Y的父母親坐在床邊，一個低著頭替他擦澡，另一個在旁邊的摺疊椅上面補眠。我記得他們都才剛退休沒幾年，正要享受退休生活時，長大成人的兒子卻彷彿再度回到襁褓，需要父母的看顧。他們看見我，點點頭，勉強笑了笑，只是那笑容裡藏著無盡的沉重。

Y半睜著眼，喃喃自語，手腳一邊用力一邊抽蓄。我喚了他幾聲，他像是聽見了，又像沒聽見。費了好大的力氣，他才想起來我們是他的同學，他說不出我的名字，只能以點頭來表達。

又過了半個月，我終於抽出一個中午的空檔去探望他。那天我剛從血管攝影室出來，還沒來得及吃午餐，臉上的口罩痕跡還清晰地印著。神經科病房安靜得像被時光遺忘的角落，他躺在床上，氣色比上次見時好了一些，昏迷指數終於回到15分，也能夠進行緩慢的語言交流了。

他半睜著眼看著我，像是認出了，又像還在夢裡。我坐到床邊，跟他有一搭沒一搭地閒聊。他點點頭，偶爾露出淡淡的笑，但回話極慢，像是在從遠處撈出一個字。我望著他一會兒，忽然忍不住笑了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半開玩笑地對他說：「你有沒有發現，病房裡現在最輕鬆的人，其實是你。」

他轉頭看我，不解。我細數給他聽：「你爸媽照顧你快累垮了，一天睡不到幾個小時。我呢，血管手術、影像報告、急診會診、值班打藥、術前訪視、論文報告，每天昏天黑地窮忙。你現在每天睡覺、吃東西，都有父母陪著你，最大的工作就是早日康復。你這病人身份，現在最悠哉了。」

說完我自己都苦笑了起來。這本來只是調侃，卻在出口那瞬間，有點心酸。Y似乎聽懂了，勉強笑了一下，那個笑，不像以前我們笑鬧時的爽朗，而是淺淺地浮在臉上，像某種遺憾。

三 | 銀河下的那一夜

回想起曾經我們的一次營隊，是大學二年級暑假。那時幾個同學一起報名了醫學營隊擔任隊輔，照顧四面八方而來的高中生。白天我們替高中生們上課、帶活動；晚上則會各隊帶開，找個場地分隊好好地聊天。營隊結束前的那個晚上，月明星稀，星空像是落在眼前，銀河的輪廓清晰得不像真的。我們一起在躺在椰林大道底的廣場，看漫天星斗流轉。

那晚，Y一時興起拿著營隊發的手電筒，不停地對著天上的星星比劃。「你們知道什麼是平行時空嗎？」他突然問向離情依依的高中生們。我們紛紛笑他看太多電影，但他卻一臉認真。

「依照平行時空理論，我們的每一個選擇，都會產生一條新的時間線，比如，在某個平行時空裡，我現在沒打開這支手電筒，而是放下他；那會不會，也許那個世界裡的我，後來也就沒有去唸哲學，甚至……」他頓了一下，接著侃侃而談。後續談話的內容已然消失在記憶洪流，然而星空下，他闡述平行時空的這個畫面，永遠印在我心中。

四 | 我們是活著的影子

接下來的幾個月，我大概每隔半個月去探望他一次。每次去，他的臨床情況都差不多，像一塊浮在水上的木板，既不上升也不沉底。難治的癲癇，用藥太重他就鎮日昏睡，下調劑量，又會三不五時大發作。各種腦炎指標，一項一項測試，最終也都無疾而終。好長一段時間，就是一直如此的往復交錯，走三步退兩步。每次他父母總是焦急地詢問，能否完全康復？主治醫師總說，他年輕很有機會，只是需要時間以及耐心。這話說了又說，聽久了就像一種溫和的絕望。

但我呢？像一艘被浪推著的快艇，根本來不及回頭看。Y病發後三個月，孩子出生了，那天晚上我還在做引流手術，和介入室辛苦打拼的同

事匆匆道別後，換下手術衣服直奔產房。嬰兒室、加護病房、月子中心、回家滿月、半歲大…發生了好多好多事，全部集中在這半年。

住院醫師職級越大，責任也愈大。我開始要能獨當一面的值班，要能獨立開下各種介入手術、跟其他科別還有主治師長們一來一往地協調。也同樣在這半年，我第一次二線值班、第一次發送急診影像報告、第一次主刀血管介入手術、第一次參與中風取栓和急出血栓塞……

家庭工作兩頭燒，人生像被命運按下快轉鍵，瘋狂奔跑。有時下班後，拖著站著開刀一整天疲憊的雙腳，看完術前訪視病人，哄睡小寶寶後的深夜，躺在床上滑手機放空時，腦中總會突然想到，好想要為自己的人生按下一個暫停鍵。

五 | 你留在光裡，我留在人間

每一次走進Y的病房，我就像從湍急的世界裡突然闖進一處靜止的湖泊。Y彷彿住在一座被時間遺忘的小島上，病房的白牆是他的疆界，而我，是那個每半個月搭船登岸的過客，帶來遠方世界的風聲。我們一個停在時間的湖泊裡，一個在時光的激流中漂浮。

我知道自己還要繼續走，還有病人、家人、孩子、責任。但在心的某個地方，有時總會冒出奇怪的念頭，想要卸下一切重擔，把一切記憶，停留在人生最為美好的時間。

也許我們這一生，有些人注定在清醒中耗盡，有些人則在迷濛裡停留。有人停在最燦爛的時光裡，成為記憶中不老的光影；有人揹著現實奔走於塵世，把所有苦與願望藏進眼底。在這條名為人生的路上，我仍走在人間，而Y暫時留在光裡。

番外 | 星空下的分岔口

一天晚上，我夢見了營隊那晚的銀河滿天，我和Y肩並肩坐著。他拿起手電筒，朝天空望去。這次，我注意到了——他沒按下開關。而我們，仍靜靜坐著。天色微光，或許在這個時空，什麼也沒發生過……